名將傳 三

共 三

海東名將傳卷之五目錄

本朝

海東名將傳卷之五目錄

海東名將傳卷之五

本朝

郭再祐

郭再祐字季綏自號忘憂堂玄風人監司越之子也再祐氣宇宏遠豪俠好義越嘗牧義州再祐在側三年一不近色人服其操後隨越奉使朝京相者異之曰必爲大人名滿天下棄舉子業年四十餘窮居篛笠芒鞋漁釣自娛性倜儻有奇氣平居恂恂然若無能者時人莫之識也當宣廟壬辰之變再祐在宜寧田間見方伯閫帥爭棄鎭堡鳥竄獸伏奮然倡言

曰方伯重寄惟務偷生不念國之存亡在野者可以死矣聚家奴及鄉兵奮義討賊盡散家財以供軍費見者皆以爲狂會倭兵陷宜寧三嘉陜川再祐以壯士十餘人往來馳擊賊風靡而遁追擊于鼎津及咸安皆破之斬首五十級自是應募者坌集嘗着紅衣挺身先之賊號曰天降紅衣將軍再祐激勵以義衆皆感奮願從遂椎牛大饗士取草溪之兵發新倉之粟右兵使曹大坤避兵山中聞再祐起兵指爲土賊下令捕之士皆疑懼欲散再祐知無可爲將入頭流山會招諭使金誠一下來聞其名激以勸起軍聲復

振至千餘人賊兵三十餘艘又上歧江再祐鼓噪揚兵賊望風走倭酋安國寺僧毛利者輝元之謀主也素負機略至是聲言取湖南日引兵西前鋒到鼎津距再祐軍數十里傍有淖不可行賊使先導擇高燥揷木識之將以晨朝渡再祐詗知之夜半率麾下壯士馳至其所拔其木易置淖中因伏以俟賊果至陷淖中不能脫伏發幾殲之未幾賊大至再祐度勢不敵與驍壯者十數衣紅衣騎白馬從者皆如之鼓噪出直薄賊營左右馳以誘之賊知其爲將也擧軍逐之行十餘里入山蹊失再祐所在賊方驚疑忽見前

崖有數十壯士又皆紅衣白馬賊乃大驚追之俄頃失之但聞鼓角殷山旗幟蔽阿出沒東西賊益駭咸以爲神莫測多少不敢追再布伏强弩於中路從樹木叢薄間亂射之賊奔潰仍縱兵覆之江岸賊尸塞江水爲不流安國儈將遂撤去而走自是賊來則戰戰必有獲所騎白馬倏忽如飛砲矢齊發終莫能中賊尤以爲神或於馬上擊鼓徐行或吹笛鳴笳以迷賊賊卒莫敢逼自軍營距賊二三息程遞置候瞭賊到百里外營中先已預備故常逸而不勞靜而不擾賊或大至多設疑兵於山藪中處處吹角鳴鼓又製

五頭炬乘夜大舉四面相應聲勢甚壯賊大駭不戰而遁麾下士遇賊雖在十里圍中必馳入救出卒無所傷以是能得人死力人自爲戰所向有功再祐遂廣募士馬分設七屯左洛東右鼎津盤居六十餘里自居中以統之東西策應往來馳擊賊後至者皆望風引却鄉人饒戸皆出來擊牛輪日餉軍江右下道獲安農作義聲大彰再祐之初起也路遇頂玉一丈夫乃加德僉使田應麟也再祐駐馬呼曰汝必奔北之將也負國偷生罪死無赦引滿欲射之應麟怒曰我之奔北何與於汝亦彎弓而向之再祐諭之曰汝

旣棄鎭吾方倡義從我義抗我悖也應麟惕然愧謝曰誠若公言敢不從命遂爲褊裨從戰竟殉於陣咸安郡守柳崇仁亦投屬耳祐陣中後更收郡兵以戰功著安國寺僧連寇江右率遊擊十八艘聲言欲向伽倻犇入鼎津再祐擊却之安國僧知不可入乃復添兵移向靈山昌寧將渡岐江江右震蕩再祐先馳據之發弩饗士嚴陣設備安國僧至江東岸望見郭兵部伍整肅驚曰此必鼎津紅衣將軍也遂沿江避去再祐亦隔水潛踵至星州安彦驛突出擊之衆寡不敵均解而還安國僧復由智禮入寇居昌也將李

耳改再

智改知

亨戰死義兵將金沔方在高靈聞警謂諸將曰居昌卽晉州以上頭腦也居昌不保則嶺右十餘郡亦瓦觧矣遂馳據牛脊嶺呼召隣邑兵金誠一又自晉州疾馳赴之并力殊死戰安國僧知嶺右不可犯還從智禮徑入全羅界襲取錦山與湖西屯賊連兵分屯茂朱侵掠諸郡以窺全州防禦使郭嶸等望風奔潰湖南大震金將軍德齡在湖南貽書再祐曰將軍壯猷聞之已熟仰之亦久身作長城控扼喉吭使江淮以西終始保障重恢盛業想必第一於凌煙再祐答書曰再祐自聞將軍威聲喜不能寐遠承辱書感懼

交極將軍有神出鬼沒之智旋乾轉坤之力三箭天山不足定也再祐聞慶尙監司金睟奔還本道憤奮曰睟討倭赴京今又不見賊而先逃賊非在倭矣我當移兵先討之金誠一切責乃止再祐遂移檄於睟數其七罪又狀睟罪惡聞於朝請斬之檄通一道義兵約以同聲誅睟睟聞之恐懼欲自殞爲軍校所止遂馳入咸陽聚兵戒嚴又使軍官金敬老迎檄再祐謂以假托義兵陰謀不軌再祐草檄以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睟乃馳啓誣再祐謀反朝議大駭誠一曰吾當百口保之遂馳奏力言

再祐忠憤無他朝議始釋李好閔寄詩曰聞道紅衣
將逐倭如逐獐爲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體察使李
元翼請楊總兵將欲移駐嶺南再祐言虎在於山其
威自重龍在於淵其神不測虎出於山童稚逐之龍
在於陸獱獺笑之天兵之在湖西虎在山也龍在淵
也若來嶺南是猶出山之虎在陸之龍元翼曰今見
覆書不覺下床屈膝有將如此何憂之有是時倭兵
大屯玄風昌寧靈山下通金海上接星州茂溪屯幕
連雲與再祐兵隔江相持再祐幻出奇形隱隱紛紛
賊終不敢逼前牧使吳澐等又募兵三千以屬再祐

賊改賊

軍聲漸張冉祐仍欲進復江左州郡勒兵渡江抄精兵數百直至玄風城外設奇挑戰賊終不出冉祐夜令人登琵琶山鼓譟揚兵砲角並震萬炬齊明綿亘十餘里忽焉火滅寂若無人頃之又登城後嶺亦如之火光照城中使人合聲大呼曰紅衣將軍明將居城汝其無悔遂一齊滅火而退賊震駭棄城夜遁昌寧之賊聞風撤走惟靈山賊恃衆多不去冉祐請金誠一益發三郡兵進薄靈山城外別將尹鐸不戰而退冉祐徐收軍登山裨將朱夢龍躍馬衝賊陣出入再三賊遂却凡大戰三日賊不支夜遁茂溪之賊亦

失援遁歸星州於是賊之右路遂斷金誠一草檄諭
避亂士民曰右道義兵步馬二萬逐日擊賊高靈以
下幾盡恢復士氣振矣國勢張矣惟我士民勿復草
間苟活勉出合力助我戚武時高敬命金千鎰遣儒
生郭玄梁山璹泛海入關西奏事行朝以敎書二通
付送分諭湖嶺將士又曰聞郭再祐布置異常殺賊
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予甚奇之恨予聞名之晚也除
再祐官壬辰十月右兵使柳崇仁與羽柴藤元郎戰
于昌原數敗羽柴即秀吉之本姓元郎秀吉之從弟
也崇仁以單騎馳至晉州城下呼牧使金時敏開門

時敏謂其下曰若納兵使是易主將也遂答以在外爲援可也再祐聞時敏不納崇仁歎曰此計足以完城晉人之福也癸巳六月秀吉使秀家合諸酋兵三十萬自東萊直向晉州勢如風火都元帥金命元巡邊使李薲兵使宣居怡退入湖南監司權慄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彥伯曰賊方合屯我軍多烏合又無糧餉不宜輕進慄不聽與李薲宣居怡等入咸安空城摘青柿實以食皆無鬪心聞賊從水陸蔽野塞川諸軍奔散李薲令郭再祐遮遏鼎津兵少不敵而退金千鎰崔慶會黃進收潰兵入晉州再祐謂進曰

晉州臨水爲城賊若截其要衝而斷其外援則危矣且公職主他道又無朝命以此干城之身何必就必死之地乎進曰與倡義約而背之吾不可臨亂而苟免也再祐取酒相訣後與金德齡洪季男等攻巨濟賊大砲穿船而墜于海沸鳴移時再祐談笑自若入月清正自西生浦轉向江左兵號十萬防禦使郭再祐卽勒四郡兵馳入昌寧大旺城期以守死清正仰見形勢斗絕城中靜肅相對一晝夜不攻而去遂陷安陽南原湖嶺城邑處處崩潰元帥以下望風引却而獨再祐堅守不動體相李元翼慮孤城難保促令

鮮兵再祐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獨存唐師百萬安市能抗列郡風靡此獨不可保耶後再祐以內艱去避地蔚珍僻處杜門與子弟共造蔽陽子賁以爲資累命起復終不就後以察理使按南邊庚子又拜慶尚左兵使請大繕島山以作山城必守之地而朝廷不許再祐抗章乞退棄鎭歸家疏略曰今日國勢岌岌乎殆哉 殿下宜悔悟奮發親賢遠奸以圖恢復羣臣亦當同心戮力以營中興而朝廷朋黨有東西南北之名大小羣臣分朋立黨入者進之出者斥之日以詆訐爲務將使 殿下之國至於危亡而後已可

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宋室之亡和議誤之其時主和者如秦檜王倫之輩罪通于天使宗澤岳飛之徒得展其心力宋室之隆可指日而待惟其誤於和議竟至於亡豈不痛哉今之倭賊卽宋之金兵也其有言和者卽宋之秦檜也雖然諸葛亮曰兵不厭詐鄭伯肉袒牽羊卒保其國句踐請爲臣妾終成伯業權時之謀誠不可廢也夫和者爲名雖一而所以爲和者有不同焉恃和而忘備者亡言和而盡己者存也夫覊縻敵國舒忿緩禍莫如和息敵誤寇休兵息民莫如和如欲廢之膠柱而鼓瑟耳內堅不和之心

外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於義宋無大援而我有
天朝之援賊求和應之曰 皇朝許和我豈不和之
皇朝不和我豈敢和兵交使在其間而聞倭使見囚
臣恐挑强寇速危難之禍而無一人爲 殿下言之
臣竊痛之無補於國此臣所以退去者也頃者以李
元翼爲領相一國之人咸歎 殿下之得人未幾遽
遞臣竊恨良相之不容於時也臣聞其言論見其施
措憂國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公平廉謹之行得於天
性眞社稷之臣也 殿下不能信之親之使不得安
於朝廷之上臣竊悶之此臣之退去者也伏願勿縛

漫改慢

以爵勿縶以職任其閑適於江湖雖若無補於國家其視各立朋黨忘國家之存亡而只爲身謀者亦有間矣臺諫洪汝諄等以瀆漫劾之謫靈巖未幾召還以軍功官至右尹統制使咸鏡監司皆辭不赴人謂任之不專故未能盡其才也從仕京中惟食松葉而語人曰養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琵琶山餐松辟穀或經年不飢身健體輕後歸鷲山滄巖永謝煙火光海朝救永昌疏略曰大君年才八歲八歲兒豈有預知逆謀乎大君無一毫可殺之罪非但一國人民皆知之天地鬼神亦

必知之也大君若誅 慈殿必不能忍如或不諱則殿下將何有辭於天下後世乎朴承旨守弘未第時往訪之問將何往曰赴擧耳再祐曰此豈赴擧時耶仍設酌飮四五杯俄頃爲酒所困氣甚不平命取器來傾耳而瀉之酒從耳孔盡出 仁廟累徵不起而卒多有異事世傳仙去云

鄭文孚

鄭文孚字子虛海州人也少好讀書善屬文中 宣廟戊子文科隷槐院出爲北道兵馬評事壬辰之亂行長與淸正渡臨津處 車駕或入北關約分路行

長向西淸正向北淸正勇冠諸倭所領兵尤精悍從
谷山踰老里峴出鐵嶺北守兵潰淸正日行數百里
勢如風雨所過赤地雞犬不遺監司柳永立避入山
峽叛民引賊兵襲執之北靑府人金應田詐稱監司
奴入賊中乘夜竊負逃歸行在判官柳希津爲叛民
所執降兵使李渾奔入甲山爲叛民所殺甲山人又
斬府使而降賊王子順和君入鐵原聞賊入江原道
遂踰鐵嶺入咸鏡南道隨臨海君至是兩　王子又
自南道避兵入北道淸正入咸鏡北道兵使韓克誠
戰敗被擒南兵使李瑛亦敗於磨天嶺州郡皆陷先

是兩王子縱豪奴擾民間大失人心會寧鄉吏鞠敬仁鏡城官奴鞠世弼明川寺奴鄭末守等各據城迎降兩王子及陪臣金貴榮黃廷彧等數十人被執淸正長驅至豆滿江盡取六鎭城堡以鞠敬仁爲倭官判刑鞠世弼爲體白兼本道兵事末守爲大將分統北關是時文孚以評事在鏡城遭亂脫身匿於山中鏡城儒生李鵬壽崔配天見文孚請起兵討賊文孚欣然從之遂推文孚爲將團集土兵壯士至數百人所在守令邊將皆附之北虜乘機累掠邊境世弼頗憂懼配天素與世弼善單騎佯投之弼母戒曰崔生

非凡人不可狎也世弼不從配天遂乘間說曰北虜若大至誠難與敵鄭評事有威望苟能延入共守虜不足慮也世弼心然之配天歸告文孚卽馳檄諭之世弼持疑嚴兵以待文孚率兵至城下見世弼親自說諭世弼始迎入納兵使符信文孚下令曰大小民兵勿問舊犯令世弼領兵如故諸將欲斬世弼文孚不許又擢用叛兵嘗射傷己者爲裨將世弼猶未放心使其腹心夾侍文孚左右伺察動靜文孚乃使其屬弁士卒登城習戰至夜乃罷逐日皆如之倭人以輕兵奄至叩城文孚令世弼誘倭將入門擒之令安

原權管姜文祐擊走餘兵遂移檄州郡招降叛兵六
鎮聞文孚已釋反側次第送款將士豪傑爭先應募
於是悉復緣邊城堡北道人心稍定文孚移檄會寧
諭敬仁來降敬仁不從與吉州屯賊謀夾攻鏡城會
寧人吳允迪等聚鄉校謀伐敬仁以應文孚敬仁諜
知急圍鄉校脅出首唱允迪挺身自首敬仁囚之府
吏申世俊潛偷敬仁鐃角吹於客舍門外叛兵疑敬
仁出令齊會如林世俊等仍領之斬其不從令者鼓
衆而前謂敬仁曰城中兵已盡歸我爾出吳允迪當
罷兵敬仁駭慄從之遂斬敬仁傳首鏡城允迪領兵

繼赴後明川人團結子弟攻末守欲應文孚爲末守
所敗文孚潛遣吾村權管具滉安原權管姜文祐率
六十餘騎晝夜幷行猝入明川末守惶怯棄城走官
軍追擒斬之於是嶺北城邑盡復惟吉州爲倭所據
文孚乃安集軍民募兵至三千餘人衆咸欲擊賊自
效文孚乃建大將旗上南門樓受諸將禮諸將齊進
曰今將討賊而國之叛賊尚在軍中不可不先討之
遂於坐席執世弼幷其黨十三人斬以徇衆曰當初
首唱止此輩餘無問此文孚本謀也軍聲大振士氣
十倍卽具啓遣崔配天馳聞行在 上嘉之賜文孚

衣履丸藥府使鄭見龍欲駐鏡城以俟釁文孚曰本
興義兵爲國耳今但自守不進兵擊賊欲效叛徒爲
耶請聽于輿人詰朝集衆南門外諭以兩人所爭孰
可孰不可衆皆是文孚是時倭將直正巨道文都關
汝文等屯據吉州又置兵設柵於嶺東以通南北路
往來焚刼文孚率所部進屯明川潛遣高嶺僉使柳
擎天防垣萬戶韓仁濟從事官元忠恕設三覆於吉
州城外以覘之丙辰昧爽賊出兵六百焚掠加坡驅
所掠而還忠恕率二百騎先馳邀之擊賊先導賊驚
北會賊大陣自城中繼援忠恕退保山險仁濟以具

滉文祐等三百餘騎馳至與忠恕連兵大戰直正都關汝文以前鋒銳卒四百先登官軍以突騎出沒擊之戰至日昏賊前後陣皆潰孽天遣兵截其歸路官軍兩面夾擊大破之斬直正都關汝文等五將獲首級八百軍裝器械千餘計盡奪所掠而歸具滉姜文祐北將中最驍勇者文孚乘勝進攻吉州數日不克嶺東賊大至文孚邀于雙介浦敗之移兵攻嶺東柵又不克遂列屯吉州城下絕其剽掠阻其糧援以爲支久之計先是宰臣尹卓然陪王子入北以詭計落留中途轉入甲山至別害堡行朝以卓然爲本道監

司至是卓然聞文孚成功嫉之反其功以聞又奪文孚兵權以鍾城府使鄭見龍代爲北兵將軍中憤惋多散去文孚遂釋兵北巡六鎮撫集軍民蕃胡屢寇邊文孚設伏破之蕃胡皆歸順又以蠟紙馳啓儒生李希祿金應福請卓然起義兵馳啓行朝設武科試取百餘人武出身柳應秀李惟一朴中立鄭海澤生員韓敬商募兵得三千餘人屢戰皆捷卓然曰此輩尚能討賊賊不足憂也以甲山府使成允文爲大將廟坡權管白應祥爲咸興判官統諸軍進于獨山下賊夜襲官軍允文不知所爲脫身逃走一軍盡陷惟

應祥惟一應秀中立海澤等別屯勦賊或突擊斬馘
韓仁濟柳應秀李惟一皆咸興人也以戰功知名目
爲咸興三傑仁濟以功爲北虞侯應祥延安人勇果
善戰竟殉於陣當時北道守土之臣莫不以退避爲
得計而端川郡守姜璨介於南北之間四顧無援而
能募兵討賊時論嘉之尹卓然奪文孚兵數易將帥
多誤戰機懼其得罪復起文孚爲將就職犒饗士卒
使具滉簡二百騎往助端川郡守姜璨殺賊二百於
城下而還元忠恕又擊殺賊將於吉州城下淸正聞
行長敗報入京畿將謀撤還吉州方爲文孚所扼不

能自拔遂以二萬人踰磨天嶺與嶺東賊合兵來援
文孚諜知之悉兵三千餘人先據臨溟設伏以待癸
未黎明賊兵見文孚兵少不顧而過文孚發伏兵截
其尾繞左右縱輕騎馳射殺傷甚衆流血被野李鵬
壽李希唐中丸而死淸正血戰開路與官軍轉鬪六
十餘里將道梗兩西消息隔絶文孚等見賊勢更盛
疑其再逞退屯明川是夜淸正積尸燒之潛撤兵乘
夜跳城不暇炊爨而走恐南兵勦截不敢踰咸關嶺
循海而走李惟一勒兵追之淸正又與吉盛重隆等
盡撤江原道諸屯俱聚于京城文孚又馳啓請賞將

士而卓然從中沮抑李惟一以軍功僅爲兎下僉使
應秀得拜三水郡守文學陞通政拜吉州牧使北路
將士無不解體亂平無人言文學事者優遊散地至
仁祖朝有北警命舉將才有以文學應元帥薦文學
聞之嘆曰吾其死矣未幾有撫文學詩句成案逮獄
拷死北人無不寃之後澤堂李植爲北評事採北人
之誦聞于朝公議始行雪其寃而褒其功北人就鏡
城建祠於漁郎社賜額曰彰烈

黃進

黃進字明甫長水人翼成公喜之五世孫也爲人嚴

重尙氣節長身美鬚髯形貌甚偉自幼業弓馬膂力絶人趫捷如飛　宣廟丙子登武科庚寅從從叔黃允吉使倭倭酋秀吉已有搆亂計威脅屈辱無所不至一行多攝慄而進氣彌壯不少挫倭人欲誇示其藝能射帿於路傍相去僅五十步進卽設小的於帿傍發無不中又連發二矢並落雙鳥倭人驚伏將歸進傾橐買寶劒二口曰非久此虜必動吾將用此矣及使還上下皆以爲賊必大擧而來獨副使金誠一於　榻前大言賊萬無來犯之理廟堂專信之悉罷戎備進憤惋不已欲上疏請斬金誠一兼陳禦侮之

策宗族力止之竟不果除同福縣監將赴任見一馬
羸瘠骨露而知其爲良馬以高價買之到官肥養之
每衙罷輒擐甲騎此馬馳騁十餘里而其回必馳上
挾仙樓盖知賊必來而以臨難致身自期也其終始
擊賊乘此馬壬辰倭傾國入寇以同福縣監從道臣
李洸勤 王北上時兵使崔遠慶尙監司金睟皆來
會至龍仁師大潰公獨全所部兵不亡一鏃有偏將
盡亡其徒屬步詣曰將奈何公爲遣親信遍諭亡卒
於竄伏處吹角一聲亡者頗集其偏將握手歎曰公
眞將軍也賊之初至鎭安也道內諸將皆屯守熊峙

進與焉嘗率兵探賊鎭安路逢賊兵馳進射殺先鋒
賊卽退聞有犯南原之形移守南原界又聞賊欲犯
全州還熊峙急赴全州則賊兵已渡安德院諸將皆
退避進直赴安德院邀擊大破以其功爲訓鍊判官
鄭相澈體察南服聞進名檄召權守益山郡兼助防
將事聞爲眞從節度使宣居怡引兵北屯水原以斥
候在前遇賊力戰奪其馬而來陞折衝爲忠淸道助
防將癸巳春特授忠淸兵使京城賊退進躡賊至尙
州赤巖與賊戰連捷是歲六月賊將淸正大擧將犯
晉州進與倡義使金千鎰節度使崔慶會諸將李宗

仁等會于晉州進言諸軍俱處入一城被圍而無外
援則城必危矣欲自引一軍壁城外表裏相應以分
賊勢倡義使難之進不得已遂同入城爲死守計進
之初入晉陽也義兵將郭再祐在昌原語公曰晉城
臨水背山賊若據其腰而援兵不至勢甚危矣且公
乃忠淸兵使非有朝廷命令必守之責雖不入可也
盡瘁邦家以討賊爲己任者莫如公不必自沒於危
城也進曰旣與倡義相約豈可臨難而負信乎雖死
不可背郭公知公不可回遂取酒爲別及還賊被圍
也賊知其爲名將欲生得之令兵不放丸圍守而已

久之忽下馬將士莫知其由皆惶怖蓋欲突圍且休馬也俄而乘馬揮鞭一躍飛出用長劒左右斬斫灑血染鬚凝如懸冰觀者股慄是月十五日淸正合諸陣兵號三十萬直向晉州賊二百餘騎出沒于東北山上二十二日辰時賊五百餘騎登北山列陣耀兵不爲動巳時大衆繼至分爲二起一起陣於聞慶院山腰一起陣於鄕校前路初一交戰城中射殺頗多賊斂兵而退初更更進大戰良久至二更乃退三更更進五更始退先是城中聞賊將至以爲城南矗石南北最爲險絕賊必不敢犯而惟西北可以受敵遂

鑿濠儲水至是賊負土塡濠二十三日三戰三退其
夜又四戰四退賊每一時大呼聲振天地城中亦亂
射死者不記其數明日賊添兵而來陣於馬峴及城
東又明日賊於東門外積土爲山作窟於其上俯視
城中放丸如雨進亦於城中對築高陵脫去衣笠親
負土石城中男女感激涕泣竭力擔戴以助之一夜
而成於是放大砲中破賊窟賊旋改造是日又三戰
三退又四戰四退又明日賊作櫃裹以牛馬皮各負
載以防丸矢來毁城城中以大石滚下賊乃退賊又
連二大木於東門外其高數十丈上設板屋藏兵其

內投火於城屋宇盡爇煙焰漲天不辨人物而進愈
益整暇時天大雨弓矢觧脫賊知兵力已困以書投
城中曰大明之兵亦且投降爾等敢爲抗拒乎進答
之曰我等死戰而已况天兵三十萬今方進擊汝等
盡勦無遺賊褰臂叩之曰大明兵已盡退矣是日晝
夜七戰又明日賊築土爲五堆於東西兩門之外結
竹柵俯臨城中放丸如雨城中死者三百餘人賊又
以木櫃藏兵載四輪車穿甲者數十人推而進以鐵
錐鑿賊李宗仁殪其穿甲者五六輩皆棄櫃而走城
中亂投大炬櫃中賊皆燒死又明日賊悉銳進迫城

下進與孔時億等三人及家奴壽伊殊死戰進中丸
傷脚流血滿靴猶不覺奮擊愈急矢前後相續不絶
給矢三四人猶不及所殺不知其幾百人至毋指傷
破猶不省其痛發矢不暫已一矢能貫數賊賊中矢
者皆立死賊大敗遁走伏屍數里而我軍無死傷者
有一賊潛伏放丸中進額頓仆氣絶賊乘勢更進孔
時億等力戰却之麾下士舁公還同福路經全州士
女爭持壺漿迎拜馬前曰倘非我公力戰摧賊此地
生靈肝腦塗地矣城陷賊夷爲平地城中死者六萬
人自城中得脫歸者皆云黃公若在城必不至陷矣

公雖死城雖陷而賊之精銳大挫於此故欲向湖南至石柱而撤回其蔽遮湖南再得保全皆公之力也其後巡察使李尚信祭文曰公在城存公去城亡死緩須史可保晉陽白沙李相公褒崇收議曰守城之事黃某爲首公論也平生有愛焉每過其墓前悲鳴躑躅久不忍去人謂感於其所畜云

休靜 惟政 靈圭

休靜字玄應自號淸虛子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名汝信外祖縣尹金禹得罪燕山朝謫居安陵遂爲安州人父世昌鄕擧爲箕子殿參奉

不就詩酒自娛母金氏老無子一日夢一婆來曰胚
胎丈夫子故爲婀孁來賀云明年庚辰三月果誕師
三歲父於燈夕醉臥有老翁來謂曰委訪小沙門耳
遂以兩手舉兒呪數聲摩其頂曰以雲鶴名此兒言
訖出門莫知所之以故少字稱雲鶴與羣兒遊戲或
立石爲佛或聚沙成塔稍長風神英秀力學不懈事
親至孝九歲母亡十歲父沒仃伶無所依主倅憐之
携至京就學泮齋鬱鬱不適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
異山窮覽形勝探賾諸經每愴早失怙恃益感死生
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遂聽法於靈觀大師剃髮於

崇仁長老七八年間遍踏名山年三十中禪科自大選陞至禪教兩宗判事一日歎曰吾出家本意豈在此乎卽解綬以一節還金剛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爐峯作詩曰萬國都城如蟻垤千家豪傑若醯雞一窗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自此韜光鏟彩不出山門問道者日益衆己丑之獄妖僧無業誣引休靜被逮供辭明剴 宣廟知其寃立釋之徵詩稿覽之嘉歎 御畫墨竹賜之命賦詩以進休靜卽進絶句 宣廟亦賜 御製一絶賞賚甚厚慰遣還山壬辰倭

賊陷三京 車駕西狩龍灣休靜仗劍迎謁道左一
上諭之曰國事棘矣爾能發慈悲普濟耶休靜泣而
拜曰臣老病不堪從戎臣之弟子散在諸路謹當激
倡義旅山中緇徒當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 上義
之卽命爲八道十六宗摠攝諭方岳任其號召於是
惟政率七百餘僧起關東處英率一千餘僧起湖南
休靜率門徒及自募僧一千五百合五千餘名會于
順安法興寺官給兵仗軍糧休靜指揮號令扼賊咽
喉以應天兵緇徒莫不感憤願死遂與天兵爲後先
以助聲勢戰牧丹峯下斬獲甚多癸巳正月又與天

兵大破賊於平壤城北賊捲甲宵遁三京皆復休靜
以勇士百人迎　駕還都　天朝提督李如松送帖
嘉奬曰爲國討賊忠實貫日不勝景仰又贈之以詩
曰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禪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
巔文武諸將官爭先送帖贈遺賊旣退休靜上言曰
臣年垂八十筋力盡矣請以軍事屬於弟子惟政及
處英願納摠攝印還香山舊棲　宣廟嘉其志憫其
老賜號一國都大禪師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
階尊者自是義益高名益重往來頭流楓岳妙香諸
山常隨弟子千餘人出世者七十餘人甲辰正月二

十三日會弟子於妙香圓寂庵焚香說法取影幀書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惟政訖趺坐而逝年八十五法臘七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斂弟子圓峻印英等闍維得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普賢安心寺又一片惟政等自蓬山得神珠數枚窆石於楡岾之北惟政字松雲西山高足也丁酉倭人再舉兵敗請成朝廷以惟政假使命以送蓋倭人重佛教素聞惟政之名故也惟政仗劒渡海意氣軒昂倭人莫不敬憚及到江戶秀吉與語大悅言屈服秀吉從容問貴國聞多珍異何

物爲最寶耶惟政曰以倭人之頭爲上寶秀吉大笑館接甚厚遂竣事而還　上嘉之特賜禪號曰四溟大師惟政之徒有靈圭者壬辰率僧軍舉義于淸州與趙文烈憲相與犄角錦山之戰文烈敗死靈圭亦力戰死之　正宗甲寅建祠於西之香山南之晉州以祀休靜惟政賜額于西曰酬忠南曰表忠　御製西山影堂銘曰釋家之通稱曰沙彌沙彌者息慈也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故佛有三藏而修多羅爲首佛有十回向而救衆生爲首槩戒律也禪定也智慧也無一不慈悲乎究乘而法界之功德在此恒沙之

氣改氣

福田在此無上哉慈悲之爲教也後世之沙彌則不然雲天水缾遊心於實相之外翠竹黃花比身於無情之物而吾儒遂以枯木死灰譏之非吾儒譏之也後世沙彌自詒其譏也若西山大師休靜之爲沙彌也其亦不愧夫息慈之義乎始焉腰包杖錫徧叅諸方樹法幢爲人天眼目則 雲章寶墨寵賚優異至令與貞觀永樂之序爭耀於兜率蘭若間中焉顯發宗風弘濟國難倡義旅爲勤 王元動則腥羶妖氣應手廓清至今使方便度世之功永賴於閻浮提無量劫終焉隨緣現身緣過攝身尋因果爲上乘教主

則梅熟蓮香倏到彼岸至今有望儼即溫之像受頂
禮於西南香火之所如此然後方庶幾乎濟大千惠
塵境曾面壁數珠磨磚作鏡之謂慈悲乎曾廣建塔
廟多寫經律之謂慈悲乎予因西南道臣之請其影
堂額賜南曰表忠西曰酬忠命官給祭需歲祀之以
今歲甲寅追洪武甲寅賜詩善世禪師之故事爲之
序若銘俾揭諸堂予雖未習佛諦而嘗聞法華之義
解矣曰偈之義如此方之序後銘則此之銘固梵之
偈也銘曰佛日初照慈雲爲經浩劫單傳囑付丁寧
問其誓願孰非施舍義海茫茫津逮者寡福國多佑

高僧應期卓錫一喝魔軍離披天晶月朗波恬浪平
優曇鉢華涌現東瀛歸慶赤縣返眞青蓮肅穆鍾魚
禪燈孤懸名流竹簡道存貝葉寂鄉鉢寺交映眉睫
報祀伊何蒲饌自官倘布靈貺長蔭旃檀麻稻竹葦
匝域蓊若匝周冨庶媲唐耕鑿八萬四千子孫同樂
予卽阼之十有八年甲寅四月初八日安于表忠酬
忠之祠中大提學臣洪良浩奉 敎書

鄭起龍

鄭起龍字景雲初名茂樹捷武科唱名 宣廟夢龍
起於鍾樓街飛上天衢以物色求起龍異之賜今名

少有食牛氣威伏羣兒莫敢遠令爲人淸白慷慨常急人之困不顧已私壬辰倭寇自東萊連陷州郡道臣金睟帥臣朴泓李玨等望風奔潰廷議以李鎰爲巡邊使下中道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右防禦使下西道劉克良邊璣爲助防將分守鳥竹二嶺當趙儆之下嶺南也起龍以武出身自請從軍儆問計於諸將起龍對曰倭賊畜謀已久卒銳器精以我昇平未鍊之卒決難取勝不如選壯馬騎才爲奇兵置之前行遇賊以奇兵出其不意而衝之步軍乘之以助聲勢則勝之必矣得一勝則賊有懼心我

亦知賊之長短而銳氣生矣此外無奇策矣儆壯其
言以爲突擊將是時賊兵由金海入右路起龍獨率
所部十騎先進遇賊前鋒五百於居昌新倉衆洶懼
起龍躍馬先登手斬百餘級士遂爭進破之已而賊
連陷星州開寧至金山趙儆到秋風驛兵敗而走爲
賊所獲起龍躍入斬其倭奪儆腋之以歸賊望之皆
披靡起龍膽勇絶人目光如炬跳蕩賊陣若履平地
賊雖束銳齊放而終不中方酣戰飢渴則剖倭抽肝
大嚼而出勇氣彌厲所騎神馬能超六丈壕騰起絶
磴危岸如鷹鶻嘗從八騎宿居昌客舍夜半賊大至

圍抱從騎驚恐無人色起龍安坐不動天明乃率騎躍馬越壇蕩決重圍斬數人首懸鞍而出賊恃衆轉戰逐之起龍飜身射倒十餘人倭不敢復追從騎俱全自是麾下皆恃而無恐以所獲首級分與麾下士卒皆樂爲之用儆病劍臥山寺起龍知無可爲辭儆歸昆陽省母初起龍自金山軍潰往依昆陽郡守李光岳光岳托起龍使守本郡而身赴晉州金誠一聞其名召見大奇之曰鄭君前途未可量也他日國家之得力未必非此晉州之圍使爲捍後將遂啓差尚州假判官時賊元帥毛利輝元方據州城倭屯絡繹

一境州人前奉教鄭經世等聚兵擊之敗績前奉事尹湜士人鄭機及其弟樾皆死之牧使金澥竄入州西龍華洞民恃險阻皆往倚於是起龍倍道而進直入甲長山中僧庵招集官義兵適聞剽賊向龍華洞急馳赴之賊已入洞將肆屠掠矣起龍曰急擊則必傷我民乃於賊陣相望處立馬長嘯仍於馬上或立或臥倏隱倏現跳騰百態賊爭聚觀而奇之謀欲生擒并力追之起龍且奔且止誘出平地然後奮劍擊之斬殺殆盡以故洞中人民無一死傷人謂起龍半日不至則尚人無遺云矣戰罷入見金澥於洞中澥

大喜事無巨細悉咨焉於是起龍日以單騎雙劍出
擊抄斬三百餘級賊畏之咸聚城中不敢輕出行路
始通起龍與牧使金澥稍集州兵千餘於山中謀復
州城每夜鳴鼓申嚴若將出襲者賊大驚久而後乃
定起龍知賊疲懈可攻悉發村民大收松明炬夜半
環城列植長木各束三四炬處處堆積柴以備火攻
約束諸將令攻西南北三門惟舍東門以開走路而
陰伏精兵於林藪中分遣老弱列屯城外俾助聲勢
軍已畢到萬炬齊明起龍手把大炬躍入賊幕四面
縱火烈焰漲天鼓噪震地賊驚駭奔迸只覔生路悉

從東門而走伏兵橫出掩之奮挺亂擊伏尸如麻輝元大敗走保開寧其後倭屯據咸昌之唐橋地形便利兵力最盛上接鳥嶺屯下扼左右道咽喉左監司韓孝純兵使朴晉合兵屯安東數月伺釁而不得發先令左道諸義兵當之至則皆大敗本縣義兵將李逢等與尚州義兵將鄭經世等會兵擊之又不能克乃請援於起龍起龍進軍合擊大破之餘賊遁歸大乘山起龍追擊殺之略盡於是分遣健將數十人散屯隣邑要害遇賊輒擊動得數十百級賊相戒莫敢近尚州一境始得奠居焉乃收瘞戰骸賣賊級易倭

貨貿穀賑飢遠近輻輳全活甚衆仍募其驍健者爲兵皆感泣効死乃開屯田修破堰給饋餉勸耕種一境晏然癸巳五月朝廷以起龍爲尚州判官時兩湖土賊羣起衆至數千人據扇峴山谷間出沒刼掠轉向江左慶尚監司金玏以列邑兵付起龍討平之承旨尹承勳奉命南下訪知起龍功大聞于朝權行牧使已而進拜尚州牧賊又分兵自宜寧三嘉進薄星州又自洛東江泝流而上入高靈營陣瀰漫起龍率尚州鎮屬九郡兵與金烏城將李守一恊守金烏城李元翼巡問將才於權慄及郭再祐皆以爲非起龍不

及 改 反

可乃檄召爲將屬以二十八郡兵使擊賊起龍進屯
高靈祿櫝田夜遣斥堠將李希春黃致遠給四百人
覘賊遇伏於官竹田斬首百餘翌曉乃舉軍而進賊
兵數萬出陣於龍膽川邊與起龍隔水相對迭相進
退起龍設伏於李同峴側退師誘之賊追之峴下起
龍忽及旗鳴鼓揮大刀躍入其陣有一賊紅衣白馬
舞劒而前起龍卽馬上擒之出縛懸於大旗上以示
賊乃復鼓進官軍乘銳爭奮伏兵又發兵皆紅衣絳
笠奮挺陷陣賊衆大亂起龍縱兵四面蹦躒餘賊脫
歸者不滿千人戰罷積級如大土屋者六於是星州

高靈以下五邑屯賊望風遁走起龍入高靈縣大射
高會將士鼓舞威聲大振士大夫爭詣軍門謝曰微
公吾其魚肉矣捷至元翼大喜曰鄭君果名將也初
起龍赴戰遇元翼幕佐不爲禮諸從事皆短之元翼
曰介胄之士豈拘小禮耶公等休嗔且看大捷起龍
獻馘滿馱數馬諸從事相顧歎服時右兵使金應瑞
坐敗軍論罪元翼乃使起龍行兵使事忠淸兵使李
時言以兵二千屯李同院觀望不戰及聞起龍勝捷
潛遣降倭掠首級而去起龍自持劍追殺之欲報體
府時言亟來懇謝乃止起龍以遊兵四百入保恩赤

巖適淸正敗於素沙擧軍遁走猝値大霧起龍意氣整暇當前立馬射倒數十賊淸正疑有備不敢動起龍故與相持而使快馬奔告前路士民速使避匿然後徐引而去湖嶺避亂之人賴免者數十萬以高靈戰功陞慶尚右兵使遂開營於星州丁酉十二月天將楊鎬麻貴領諸將攻淸正于蔚山權慄率高彦伯鄭起龍從之先鋒擺賽與起龍先進曉薄賊壘射大箭挑之賊出擊之賽陽退以誘賊楊登山又以二千騎繼至合擊大破之島山之戰天兵不利起龍爲賊所圍縱馬揮劒而出賊陣劃然中開徐收散卒而歸

賊不敢逼副摠兵李梲合攻咸陽賊屯斬首三百梲中丸而死餘兵願屬起龍事聞 帝特許之起龍遂兼領 天朝副摠兵時人榮之時賊屯分布諸郡起龍以遊兵往來勦滅所獲首級分與天兵之來屬者帝令祖承訓隷麻貴兵責立功贖罪起龍又以首級讓承訓不受時副摠兵解生屯陜川起龍屯三嘉賊兵入據縣境夾擊破之奪虜民百餘以所獲首級盡歸天兵倭將島津義弘遣兵千餘人入寇山陰起龍邀擊大破之麻貴在左道多引本道諸將自衛而起龍獨當右道勢甚孤弱賊報日至監營以饋餉天兵

不足全不給糧起龍請於朝又不得放送軍兵只餘
麾下四百人猶奮身當敵未嘗一縮屹然爲嶺右長
城泗川賊島津義弘久屯經年戰戍其中疲病老弱
皆是我國被虜人起龍啓曰賊中來人多言賊將於
七月以後添兵再擧云誠以此時先發制之以伐其
謀則用力小而成功大矣請令都元帥合兵速進乘
機勦除臣當張目先登以死効之朝議不許戊戌義
弘又遣兵五百襲靈山起龍邀擊走之義弘使其將
折安道屯晉州起龍諜知其可擊兵寡不能獨進馳
至星州見天將第國器盧得功屢請合攻晉州二將

辭以無經理命起龍還軍憤惋爲之拔劒擊地未幾二將密與義弘議和起龍力言倭情狡詐和必難成二將怒脅迫之起龍正色曰小將職專閫鉞當言戰不當言和況我與倭賊有不共一天之讎矢以寢皮食肉和議尤非所忍聞也二將乃止起龍兵小無援獨當一面日事遊擊殺獲數千至丹城天將檄召乃還也高靈義弘每切齒於起龍必欲先破起龍仍襲天兵以犯京城遂聚兵晉州密發精銳千餘爲先鋒倍道襲之初六日黃昏奄至縣境距起龍軍不滿三十里起龍諜知之預嚴以待賊知有備不敢逼翌日

起龍馳至縣北出不意掩擊賊退屯德山進戰連勝
賊夜遁未幾義弘裨將里老沙毛來降起龍大小六
十餘戰常以少擊衆未嘗挫衂又以五十騎破賊數
千每戰必衝鋒先登而無一鎗瘢善於馭軍所至市
里晏如人甚畏而愛之世傳倭俗止兒啼必呼其名
以怖之島津義弘勇武冠諸倭所領皆薩摩州兵也
據泗川東洋倉天將董一元以騎步三千援起龍自
領精鋭四千大破之斬其副將冬十月董一元不聽
起龍之言敗績於泗川諸將皆奔潰獨祖承訓鄭起
龍全軍而還初起龍爲星州牧時繼娶於醴泉權氏

擒改禽

委擒之夕家人忽失所在翌日大獲賊馘而來人莫不大驚前配姜氏嘗在晉州本家城將陷血指書衫付其奴使報起龍與其母及小姑相携至矗石樓投江而死

金時敏

金時敏木川縣人也少而落拓不學及長壯偉魁傑登武科　宣廟壬辰爲晉州通判倭奴大擧而至入鎭海固城右水使元均退走南海諸將欲棄城去時敏令軍中曰敢言去者斬收境內士民入城男女雜編行伍爲戰守計當兵起之初預煮焰硝百五十餘

斤倣倭制鑄銃七十餘柄別抄境內能幹之人常時
習放賊聲言取晉州牧使李璥竄伏智異山嶺南招
諭使金誠一聞之馳到本州令時敏攝州事修器械
繕城池聚兵守城誠一以金大鳴爲召募官分署將
領破賊於固城後賊復陷固城鎭海泗川將向晉州
初時敏以巡察之令率輕騎五十餘人赴靈山時斬
退將尹鐸咸安郡守柳崇仁軍遇賊皆潰所領百餘
名盡死崇仁獨投江泳出而來時敏解衣衣之與之
同還金睟使軍官傳令曰賊已向固城之路從速遏
絶時敏卽馳向固城則賊已入據不得進前遂還本

州城中士卒已皆潰散稍稍還集軍聲漸振時敏與士卒同甘苦誓以死守郭再祐聞堅壁不出引兵來援誠一又促列邑以救之軍勢頗張賊至江岸不敢渡而去誠一繼至督戰時敏與曹大坤領精兵千餘直到城下賊不出明日又進兵遇賊十水橋距縣五里許人皆殊死戰斬賊數級射殺甚衆賊退走追至城下大破之賊棄城宵遁合于固城屯時敏欲襲擊固城之賊抄精兵陣于州南夜半令軍啣枚潛踰大陣嶺曉薄城下鼓喊耀兵賊畏縮居數日又夜遁與鎭海賊合兵而走時敏追擊破之用計誘擒鎭海賊

將平小大送行在連復三城軍聲大振以其功陞爲
牧使時金山開寧等地賊勢大熾右監司金誠一益
發三郡兵以屬金沔沔聞時敏得將士心移檄請兵
時敏即率精兵千餘人馳赴居昌與沔合戰于沙郎
巖前沔揮劒躍馬而呼時敏曰國家之待公以華秩
者正爲今日也男兒寧死不可退也時敏鳴弓突陣
連蹄兩賊諸軍崩之後數日又戰斬級亦多時敏中
劒傷足沔爲之泣下時敏遂還晉州賊將羽柴藤元
郎留金山兵力最强合東萊金海之倭三萬餘人右
路又發水軍屯據熊川海港以遏湖南舟師右兵使

州城中士卒已皆潰散稍稍還集軍聲漸振時敏與
士卒同甘苦誓以死守郭再祐聞堅壁不出引兵來
援誠一又促列邑以救之軍勢頗張賊至江岸不敢
渡而去誠一繼至督戰時敏與曹大坤領精兵千餘
直到城下賊不出明日又進兵遇賊十水橋距縣五
里許人皆殊死戰斬賊數級射殺甚衆賊退走追至
城下大破之賊棄城宵遁合于固城屯時敏欲襲擊
固城之賊抄精兵陣于州南夜半令軍啣枚潛踰大
陣嶺曉薄城下鼓喊耀兵賊畏縮居數日又夜遁與
鎭海賊合兵而走時敏追擊破之用計誘擒鎭海賊

將平小大送行在連復三城軍聲大振以其功陞爲牧使時金山開寧等地賊勢大熾右監司金誠一益發三郡兵以屬金沔沔聞時敏得將士心移檄請兵時敏卽率精兵千餘人馳赴居昌與沔合戰于沙郎巖前沔揮劍躍馬而呼時敏曰國家之待公以華秩者正爲今日也男兒寧死不可退也時敏鳴弓突陣連踣兩賊諸軍崩之後數日又戰斬級亦多時敏中劍傷足沔爲之泣下時敏遂還晉州賊將羽柴藤元郎留金山兵力最强合東萊金海之倭三萬餘人右路又發水軍屯據熊川海港以遏湖南舟師右兵使

柳崇仁戰于昌原不利收散卒又戰大敗十月戊子藤元郎乘勝入咸安六邑兵皆潰前後死者千餘人庚寅分三道直擣晉陽先鋒千餘騎馳到州東峯上崇仁單騎馳詣城下呼速開門時敏謂其下曰若納兵使入城是易主將也節制乖張兩不相能則大事去矣遂答曰賊勢方急嚴城不宜輕開公在外爲援可也崇仁還出遇賊與泗川縣監鄭得悅吾背梁權管朱大淸等敗沒於陣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仁歎曰此計足以完城晉人之福也壬辰藤元郎圍晉州城中兵纔三千八百人時敏分守各堞靜以待之常

以一心同死勸勉諸軍躬持水漿奔救飢渴砲丸如雨冒立不動時自泣諭曰城若不保城中千百人盡爲刀槊之鬼士卒莫不死戰戰久矢竭時敏欲縋城走報監司而難其人以重賞購之得營吏河景海以付之景海乘夜潛行得長箭百餘部以至繼用晉州受圍累日援兵不至城中猶寂然不動時敏與其妻親持酒食餉士卒晝夜不懈無不感泣以死戰爲心賊多張旗幟蓋罌金面羽冠服飾奇詭日燿風翻眩暈萬狀倭將六人分陣督戰銃手數千常從山上齊放勢如電雹聲動天地時敏令軍士勿動俟彼聲衰

郎放砲鼓噪應之夜令樂工吹笛門樓以示閑暇義兵將崔堈李達自固城來援夜登綢陳山列炬呼噪雷鼓震山郭再祐遣其將沈大承以二百人乘夜潛進州北山吹角擧火與城中相應使人大呼曰紅衣將軍連絡南兵今將大至矣賊大驚擾義兵將崔慶會以二千人馳援金俊民亦領兵至力戰破賊於丹城捍後將鄭起龍又破賊於薩川藤元郎分軍遮截援兵賊乃大伐竹木松枝編作障蔽而潛築壘其內使軍兵不知平明視之壘已成矣又造竹梯數千鱗次連排覆以綢席以爲大衆齊登之路作三層山臺

臨壓城堞登兵其上以放鳥銃時敏預備火具紙裹火藥藏束薪中城上分設太砲大石女墻內置鑊湯灼鐵蒺鐵以待之又設玄字銃射山堂賊墜之賊不敢更登丙申四更藤元郎令明炬各營載山輜重佯示退歸然後滅火潛兵肉薄東門賊兵各持長梯防牌裹頭一擁而上後陣千銃齊發使人不得立城上時敏麾衆血戰連放弓弩鳥銃震天雷蒺藜砲迭投大石灼鐵薪大鑊湯蒺鐵盡破諸攻具賊兵隨至隨殪僵尸如麻方戰酣又一大陣乘暗猝薄北城守陴者驚却萬戶崔德良等冒死拒戰潰卒隨集備禦崇達

明少休城中木石蓋茭殆盡時敏中丸臥昆陽郡守李光岳替上將臺督戰射殪一倭將日中藤元郎始解圍退兵盡棄所掠婦女牛馬而遁金俊民自丹城追至晉州則圍已解矣崔堈追擊斬獲而還時敏患瘡猶以國爲念時時擧頭北向流涕竟不起城中恐賊知之秘不發喪士女如喪父母或素食一朞捷奏擢拜右兵使命未下而卒朝廷以徐禮元代之蓋於是時一國崩潰之餘無一人敢爲守城之計而時敏獨能堅守孤城不藉外援不特保全本道抑又捍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內地時敏之功於是爲大倭人

自敗於晋州每稱金牧使羽柴藤元郎退屯居昌憤恨成疾而死倭酋等益請兵于秀吉將於明春再擧進攻湖南矣

海東名將傳卷之五終

海東名將傳卷之六目錄

本朝

海東名將傳卷之六

本朝

李廷馣

李廷馣字仲薰慶州人　明宗辛酉登第選入史局尹元衡居比隣要相見終不肯又知鄭汝立凶悖舉世推許而獨痛絶之坐是枳於仕道出補延安府使朝廷以倭奴爲憂薦授東萊府使先是給倭人稅米例和水過海則爛不堪食廷馣以爲此非誠信交隣之道卽禁絶之壬辰倭寇猝至廷馣爲吏曹叅議語夫人曰國事至此不如自盡遂經于房中賴救者不

死時 大駕已西幸廷黼追及於松都廷黼弟廷馨
爲松都留守請曰臣兄無職事願與同事許之 大
駕旣向關西廷黼知松都難守護母夫人過延安延
安人喜迎曰是我舊使君也時賊入海西遍誘列邑
曰迎者賞逃者斬以是吏民牛酒市歸公遂傳檄遠
近諭以逆順仍招集義旅金公德誠趙公廷堅等來
會遂得數千官兵建大將旗書奮忠討賊四字賊乘
未備悉收諸屯來攻煙焰漲天人皆勸之避去廷黼
奮曰經幄老臣旣不能執靮從君則當秉一障以效
死豈可苟活況諭民入城何忍棄之遂下令曰不願

留者皆去城中皆感奮遂得武士四百餘人共城中
人約數千晝夜治城爲防守計事粗完賊引兵至城
中人謂廷馣曰我等之盡死力爲令公也令公之不
出去爲我等也令賊已迫公心若一毫不堅其奈城
中數千命何廷馣曰爾等尚猶未信我耶遂令人建
一草屋於城中高絶處四面積薪令曰城若不守爾
等速火之我當死於此民咸曰令公若如此我等亦
當死賊分兵進薄城下仰攻城上矢石如雨老者運
石以投之婦人汲水以灌之賊或乘雲梯或冒木板
或頂屍攀城築土蟻附而上城中人束火投之煙氣

大漲賊不能登乃於城外起三重屋俯視城中放鐵丸城中又建板屋四面對起賊晝夜分番迭入百計攻之城中亦隨機應之大戰五日賊解圍而去城中人曰賊衆分番而戰有休息之時而我軍晝夜苦戰目不交睫氣力垂盡少遲一晝夜安得抵當乎非令公忠義所感我輩已爲丸下鬼矣自此賊據白川一日程更不躡延安之境由江華渡延安西達于行在南通于湖嶺皆延安保障之力也朝廷特陞廷馣嘉善 世子賜教書稱以招討使尋拜巡察使當是時隆景擁重兵據松京列營黃鳳連綴江陰危動關西

長政倡徉海濱放兵四刼南路阻絶及延安一戰而
剪其嘴距賊喘汗自戢芻牧不敢近城下海西十三
州皆復爲我有二南勤 王之士由牙山渡龍岡達
行在奔問有路漕輓無碍且其報捷之啓無一夸張
語只曰賊以某日至城下某日觧去官軍無死亡者
先輩長老論此事曰守城却賊猶可爲也有功不伐
人所難及髣髴曹國華奉使南中斡當公事回版語
矣錄宣武勳封月川君陞資憲階卒年六十

林仲樑

林仲樑字仲任其先蔚珍人居中和身長八尺美容

儀善談笑　宣廟壬辰之亂郡守金堯立棄郡走賊據平壤四出剽掠官軍無敢當其鋒仲樑時居禫服鄉里壯士尹鵬尹麟金德謙等欲起義討賊而推仲樑爲將仲樑辭以制未闋衆强之不已仲樑乃曰國事至此吾豈膠守私制而不思古人墨縗之義乎乃椎牛饗士招集鄉里之願從者四百餘人乃築城于郡西鎭報于體府請本郡軍器以爲戰守之具又輸民間瓦石及甕盎等物積置城內環城掘壕引潮灌之賊在平野中凸露之處四望十里賊皆歷數賊來則入保賊去則抄擊斬馘甚多西鎭距平壤四十里

賊患之每出奇以鏖之仲樑隨機應變靡不摧破時江東謫客前都事曹好益爲召募官起兵成川擊賊中和祥原之間賊作假像二加刃於其上曰汝非曹好益乎汝非林仲樑乎其所畏憚如此仲樑一日斫大木書立于大同江岸曰明日吾當碎爾巢穴爾能戰則來不能戰則速棄城去賊大怒悉其衆鼓譟而來仲樑且戰且退至于西鎭使人大呼曰爾來送死宜於城東北隅鏖滅賊曰吾長驅數千里無一相拒者汝是何人拒我城破後屠汝而剮之仲樑笑曰汝犬羊之醜虜弒其君乘我無備深入此地然如汝

大逆終當殄滅無遺今日固决戰吾死爾生汝死吾
生遂進戰數合佯敗入城偃旗息鼓以瓦石投之賊
易之以雲梯攀登于城仲樑先已使城中人蒸土作
蜂腰形繫以長繩而懸之於鞭末又多列釜鼎儲水
積薪以待之及賊登城城高而削卒難跳下賊方俯
臨欲下之時城中人以長柄瓢所煮沸湯一時灑灌
賊皆爛面而仆繼以鞭繩揮掣繫其頸如罥鳥雛而
下仍以挺刃擊殺之於是尸與城平流血成溝壕水
爲之不流賊望風而走仲樑奮擊大破之斬賊無數
自此賊不敢近天將李提督如松擁四萬兵屯于遼

陽經略宋應昌牌文略曰賊侵攻中和土城大挫其鋒其善戰之聞於天將如此仲樑墮馬傷足調治於城外隣家使副將尹鵬守城賊乘大霧襲城陷之仲樑馳詣行宮待罪　宣廟勿令待罪連除五衛將內禁衛將又明日除安州防禦使下　敎曰中和民人起義討賊其忠義可嘉以其郡陞號爲府又　敎中和西鎭戰亡義士抄出其皆贈職後　上自永柔向江西輦陷於淖幾危仲樑手腋輦而掀出之　上顧問曰誰也左右對曰西鎭義兵將林仲樑也　上曰微斯人予幾危也命除其子壻弟侄實職亂定後仲

椋持盈滿之戒謝仕還鄉優遊田社有跨驢西湖之趣臨江治亭徜徉自娛本道監司嘗至其家題詩曰西鎮將軍已白頭功成還向水鄉遊難將一幅麒麟畫換此千畦穲稏秋丙子卒年六十五邑人追慕之每寒食設祭于西鎮

金德齡

金德齡光州石底村人也體短小神勇絕倫怒則目出火光雖暗夜通照數里超越數仞閣或馳馬入房闥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臥而輾由簷而墜入於樓中或於山坂揮長劍左右斫所過樹木散落如

風雨自言能通遁甲李貴獨信之曰捕逐龍虎飛走
空中智如孔明勇如雲長德齡素有氣節自負甚重
然家本寒微習儒業端雅謙晦故人無知者　宣廟
壬辰之亂兄德弘嘗爲高敬命叅謀死於錦山德齡
遂無意於世持母服在家官軍義兵見賊輒潰天兵
亦皆觀望姊夫金應會慷慨士也屢勸起兵德齡疑
未決適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交薦于朝
監司又給戰具勸起赴難時世子撫軍南下又諭以
令旨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俱起賣
田宅爲器仗傳檄募兵應者坌集得精壯五千餘人

德齡手自指畫教以行陣世子招見以試其勇賜號翼虎將軍時年二十六常佩兩鐵椎重各百斤晉州牧塲有惡馬超高越險如飛人莫敢前德齡聞之徐至馬所鉗勒騎之馴熟不敢動甲午正月遣使宣諭義兵將金德齡賜軍號曰忠勇二月忠勇義兵將金德齡進軍嶺南得本府士人崔聃齡爲別將賊聞其名恐懼稱以石底將軍盖德齡石底村人而誤認爲出自石底也將發其先文云自潭陽淳昌金海東萊釜山東海對馬島日本大坂城指路移檄嶺南有曰志存章句業非弓馬母旣臨年兄又戰死乍隨行伍

旋即辭歸上念國恥幾撫中夜之劍下憤兄讎每墜
沾食之淚私禍未悔母今見背情事粗畢身可許死
德齡往見權慄請受節度且移書郭再祐約以同仇
淸正遣兵寇慶州高彦伯率諸將逆擊敗之時淸正
聞德齡踰嶺潛遣畵工圖其像而見之驚曰此眞將
軍也乃歛兵禁侵掠撤諸小屯合爲三屯以待之自
是凶鋒乆戢邊徼不警是年四月朝廷以諸義兵供
饋有弊乃命盡罷義兵屬于忠勇軍於是鄭仁弘任
啓英沈士貞等釋兵而歸德齡愛崔堈驍果引爲別
將軍勢益振乃引兵而進傳檄日本遠近響應將卒

勇氣百倍踴躍欲戰會朝廷以和議戒諸將毋得交兵德齡不得已留屯晉州大集兵益治攻戰之備廣置屯田爲戰守計屢請戰朝廷又不許時有忌德齡威名而疾其成功者沮撓百端德齡知大功不成禍且不測感激憂憤日夜飲酒謂其弟德普曰汝有我勇我有汝智則豈至於此乎自是成心疾先是尹斗壽每斥和議持攻戰計至是拜都體察使請先討巨濟屯賊 上許之斗壽至南原以麾下兵數千付宣居怡進屯固城令權慄李舜臣金德齡合兵協攻巨濟權慄又使郭再祐洪季男助戰再祐語德齡曰聞

此一舉要試將軍之勇有諸曰然曰將軍能料跨海滅醜之勢耶曰否再祐曰國家倚將軍而舉事士卒恃將軍而赴敵今將軍之言如是何耶曰據海之賊實未易制而但朝命不敢違耳再祐長吁曰事可知矣將軍名振寰中賊方畏縮不動而今忽輕進徒損威名將何以善其後予卽馳報于慄言其不便至日三飛狀而慄不聽德齡等不得已下海與李舜臣連兵向巨濟軍威甚盛宣居怡語德齡曰將軍之勇可試今日德齡雙竪忠勇翼虎旗于船上張樂鼓進賊亟閉城不出惟於城上盛兵以待之德齡與洪季男

上岸躍馬舞劒以挑之賊終不動連放大砲士卒近城者輒傷皆避入諸將知不可易攻各引軍還由是德齡威名稍損乘此構誣者尤衆九月尹根壽採訪湖南聞德齡刑殺濫酷逮械晉州仍聞于朝挐來囚鞫丙申二月南道士民上疏請宥右相鄭琢力言雖賊未除先殺壯士不可令敵國聞 上亟命原釋未幾鴻山人李夢鶴叛都元帥權慄全羅監司朴弘老與金德齡等引兵來討有飛語云金崔洪同叛盖指德齡崔聃齡洪季男也及賊黨就捕問狀又實其語誣稱郭再祐高彦伯皆我心腹也李時言金應瑞平

日光忌德齡者也欲乘時殺之密啓德齡有叛狀
上大驚曰德齡勇冠三軍且有親兵若不就捕奈何
領議政柳成龍曰必無是慮承旨徐渻曰德齡非叛
者遣一使足可捕之何必設計行詐 上怒渻曰汝
往捕之渻未至晉州權慄與牧使成允文依密旨請
議軍務德齡單騎來詣允文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
齡即跪曰 上有命何乃接我允文哀其寃但鎖其
手諸將不忍見相顧默然德齡謂允文曰我以虛名
遇禍公宜嚴器械以文傳詣不者又恐貽害滿座爲
之泣下士民訴寃於體府常數百人朝廷猶益疑之

以鐵鎖巨木縛束之德齡笑曰我若欲叛是奚足禁
我哉怒而奮身鐵鎖皆絶遂就供曰臣受國厚恩誓
欲滅賊豈肯從逆雖叛耶且臣若有異心初既承元
帥令討賊及夢鶴就誅亦豈肯按兵還屯耶但念哀
起義未有寸功不伸於忠而反屈於孝此臣之死罪
也然臣則當死崔𤦻齡無罪勿以臣故並殺之 上
問諸大臣鄭琢金應男等齊言德齡必不叛柳成龍
獨不對遂嚴訊卒死於獄臨死脛骨皆碎體無完膚
動止辭氣如常郭再祐崔𤦻齡崔堈等繫獄後皆得
釋德齡有儒者風嘗作詩見志曰絃歌不是英雄事

劒舞要須王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
求自倡義之後國人謂以神將而對壘三年未有顯
功忌嫉者甚多竟不免於枉死國人痛之自是湖嶺
之間父子兄弟遂以義兵相戒亦相吊出涕曰吾屬
皆魚肉矣倭聞德齡死跳踉相慶曰兩湖不足取也
如金人聞岳飛死而舉酒相賀矣其弟德普痛兄非
命隱居智異山累徵不起德齡妻李氏當丁酉之亂
罵賊不屈而死尹海平根壽曰德齡雖有絶人之勇
濫殺無辜非仁與人背約非信非良將之才也德齡
嘗於甲午十月祭晉州戰亡將士文曰嗚呼視天茫

茫俯地慼慼一片戰場萬古義域拭淚奠椒瀝血陳
辭干戈生變何代無之嗟我震方寧有今日凶鋒所
至滔滔巾幗金湯不固函谷未閉犲玆晉陽百萬合
勢人有巡遠城有睢陽山川動色日月含光嗚呼痛
哉德齡才非國士猥應推轂招衆激仰住玆一曲興
言起坐斫地長吁尚負忠魂有醜丈夫嗚呼可白其
骨難泯其靈應爲厲鬼共作陰兵或下金石或上雷
霆其極默祐掃蕩醜窟嗚呼晉山峩峩晉水洋洋悠
悠此恨山高水長德齡起兵初入無等山鑄長劒夜
則有青白氣彌滿一洞山鳴又五六日人多奇之識

改驗

者皆以爲不吉之兆至是果險德齡死後一百五十年之間嶺湖之人莫不痛惜朝廷終無伸理者白軒李景奭獻議請伸朝議不咸至　英廟初年李匡德按湖南啓聞辨其寃誣立祠妥靈士民大悅

鄭忠信

鄭忠信湖南光州人字可行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忠信生地微幼屬節度營正兵兼隷府知印　宣廟壬辰倭寇大至時權慄爲光州牧使起兵討賊忠信以知印常在左右權公絕愛幸之一日權公嘗送兵偵探于賊陣忠信請同往權公呵之曰汝小兒往將

何爲忠信固請遂遣之馳到賊陣賊已退去忠信周視村家有破甕倒覆戲而射之有一病倭隱伏中箭而死遂斬其首懸旌竿而來權公大奇之 上西幸義州權慄陞爲巡察起兵討賊將以兵事聞募能以狀達行在者莫有應忠信奮身請行時年十七是時賊兵滿路忠信杖劍獨行晝夜數千里達于行朝當是時李鰲城恒福爲兵曹判書謂從者曰是兒遠來無所投止其以舍諸我因留與衣食授之史書忠信警悟絶人文義日進遇事無難李公大悅親愛如父子其門下名士如李延陽時白張新豊維崔完城鳴

吉皆折輩行屏人地爲交白沙嘗曰若投劒挾冊不
害爲一世之高士秋登行朝武科 上語鰲城曰卿
嘗謂忠信才今出身矣其以來見及見 上奬之曰
年尚少稍長可大用累從張公晩爲裨佐張公亦奇
愛之又隨吳公允謙入日本還歷官至昌洲僉使所
在著名及光海君時白沙抗義爭廢 母竄北青忠
信從行間關嶺海一意匪懈記其時變梗槩還謫終
始以至道路跋涉之艱人情厚薄之際纖悉畢載爲
北遷錄仍服心喪三年忠信爲人短小目如曙星美
容姿有口辯英果好氣義善料事多懸中辛酉朝廷

將遣忠信探建州虜情時毛文龍鎭椵島藉 皇朝
重誅索無度候我動靜以甚之朝廷恐見疑先使忠
信潛往忠信曰此欲無見疑而事終發反被疑誣乃
上疏曰今臣之行非刺客奸人旣不可匿跡全遼之
衆豈無一二人走通於文龍者且文龍以不厭所求
望我方深若反其實而誣我於中朝臣恐參母之杼
不待三至而投也莫如奏聞 天朝移帖毛鎭事明
白乃無悔否者臣雖戮死不敢奉命朝議然之移咨
經略府帖告毛鎭然後乃行旣入虜中與諸酋言諸
酋皆服又問忠信曰爾國每謂我爲賊何也答曰爾

有盜天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於是盡得其要領歷見毛文龍悉陳賊情而歸且告人曰是虜將爲天下患何但我國憂也擢滿浦僉使移平安道兵馬虞候 仁祖癸亥拜安州牧使兼防禦禦使未幾李适反當是時張晩爲都元帥鎭平壤适爲副元帥鎭寧邊以備北虜适驍將也素稱善兵精卒數萬及降倭劒士悉隷之适新策元功怨爵賞不滿意有陰謀其黨文晦上變發捕适遂斬奉命者宣傳官禁府都事約龜城府使韓明璉擧兵反或謂張元帥曰忠信與善其無爲賊用乎元帥曰此子豈背君父從賊者言

終忠信至元帥以擅棄城數忠信將榜之忠信曰賊意在疾趣必不由安州且安州無兵可守城徒死無爲也故來聽調麾下去留惟命於是元帥引與坐問曰今賊計將安出忠信曰有上中下三策曰何謂也曰使賊乘新起之銳直渡漢江追逼 乘輿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跨據兩西結毛將爲聲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途疾趣京都坐守空城無能爲耳此下策也曰以君計之當出何策忠信曰适銳而無謀必出下策忠信還未到安州聞賊已趣間路牒請曰安州已在賊後無事於守鎭願赴幕受指元帥

許之适聞忠信從元帥憮然有憚色元帥將出兵或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而行者且師直爲壯奚拘於術家衆乃服於是元帥以忠信爲先鋒大將南以興爲繼援大將南以興者亦當時名將也膽略過人其女壻柳孝傑勇冠三軍俱以罪繫獄元帥之西出也盛言其能曰國危如此何可以數尺之朽棄干城之將乎 上重釋之并即日從軍以興名家子負氣自豪素輕忠信賤微羞與爲儔由是兩人有隙不與同席語元帥招兩人坐諭以先國家後私怨激以忠義兩將感悟握

手驩飲約爲兄弟卒成大功諸公皆服元帥知人而
多兩將之釋怨也於是行追賊遇于黃州之薪橋戰
不利又追至坡州當是時 仁祖已南幸公州适入
京城屯景福宮推興安君瑅僭號李忠吉爲大將以
衛之元帥會諸將計事言多異同忠信大言曰旣不
能戮力破賊賊犯京都 君父播越吾屬罪當死毋
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山者勝今據鞍嶺而
陣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戰即仰攻我乘高得便破
之必矣南以興曰忠信之策善元帥從之忠信先行
諸軍繼之元帥令徐驅視便忠信反呼于衆曰元帥

有令促進兵揚鞭疾馳以進京畿巡察使李曙與元帥書曰賊已據都城未易擊公在西我在東絶其饟道賊必窘待南軍至協討事萬全諸公以爲然李延陽時白曰不然賊在城一日聚衆益多何益於持久今逆順異形士心咸憤宜及其未定乗銳疾擊元帥曰然我知忠信爲人必已登鞍嶺矣俄報前軍已到鞍嶺元帥驚喜謂延陽曰勇哉忠信君可謂知忠信矣忠信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獲烽卒舉火如他日昏暮諸軍以次至遂布陣忠信與李希建等陣其南爲前營南以興邊瀚等爲東營金完等爲西營申

景瑗等爲後營黃瀷等爲中堅別遣精卒數百伏裳巖以防彰義門朝日賊覺之或說适曰精銳皆屬忠信元帥以孤軍在碧蹄一鼓可擒郞元帥敗前軍走矣适見前軍少曰滅之易耳毋多言因令曰破此後食郞開門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明璉爲前鋒直薄前營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矢丸如雨我軍旣處山頂皆殊死戰風忽轉而西北賊在下風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李壤中丸死明璉中箭却會适易丈旗動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自相蹂藉墜澗谷死者不可勝數或

散走西江麻浦官軍乘勝追擊叫噪踴躍無不一以
當十賊遂大敗即甲子二月十一日也時都民屯聚
登西城觀望勝敗遂閉昭義門敦義門以拒賊适走
入南大門忠信欲追之以興曰今日之捷天也不出
數日兩賊之頭當至何必窮追城中多𨻶巷使賊設
伏脫有得失奈何忠信曰疾雷不及掩耳适明褳已
破膽矣奚暇爲謀疾追不過廣通橋就擒耳以興力
止之遂遣朴震英伏東郊以邀賊賊夜潛兵出水口
門南走忠信率柳孝傑等追及於慶安驛賊望風而
潰明日賊麾下斬适明璉首走獻行朝琁亦捕誅自

起兵凡十七日而賊平諸將爲迎 車駕留京忠信獨還安州曰吾以邊邑將臣不亟誅叛賊使 乘輿蒙塵罪不小矣惟當還任以俟命 上還都驛召之引見賞金帛遂策勳一等賜竭誠奮威出氣效力振武功臣號封錦南君秩正憲大夫擢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忠信上章固辭 上答曰卿有才有智奴酋雖來宜可談笑當之宜勿辭病免還朝丁卯之亂忠信爲别將赴張晚體府幕用大臣言即軍中拜副元帥方調諸道兵馬爲備禦計會金人講和退忠信嘗語張新豐維曰賊來當得和乃去不足憂果然其後西

邊虛警報毛鎮動兵 上驚問之忠信曰必不然庚午金大兵來屯義州金將英俄兒岱率輕騎至安州中外震恐忠信曰彼必大舉西入關此恐我議其後耳無他憂而已皆如忠信言累兼都摠管備邊司提調忠信數被病 上輒遣醫視賜予相續毛文龍死陳繼盛代之劉興治擅殺繼盛與淸通 仁祖將興師討罪問誰可將者忠信請行 上說曰卿能力疾忘身予復何憂命忠信領舟師而摠戎使李曙率步騎水陸幷進旣至揚兵于海上島衆震讋會興治稱受皇勑乞款經略孫承宗亦移咨請釋之 上乃命

班師是役也兵未交鋒然義聲聞于中國矣後兵部移咨褒之曰向非貴國圖剪興治齊魯幾不寧矣忠信在西邊久見金人勢浸盛深憂之數上書論便宜言丁卯之受盟非吾能制其命特其意規犯　皇朝比如逐麋之狗不狼顧耳彼旣肆然無畏苟不治兵秣馬震驚　皇朝必不帖伏遼左以迄餘年此東國之憂也亟宜不憚征繕以戒不虞何可一切婾婀爲也請於兩西大州邑皆置山城部分旁近邑同築而恊守無事則出耕有事則淸野入保設鎭椒島復設廣梁鎭以實海防安州要害可守寧邊勢相唇齒各

置將增備命一 上將開府兩西之衝捐兩道之力專於守禦則六道晏然民樂耕桑孰與邊烽一舉八路騷然者哉每有事大發三南兵遠赴西邊無及於援往來徒擾弊民宜令諸道歲調止三千遞戍安州五歲而更又言彼以我不送使怒甚旣與修盟犬羊之逆何足與數乎宜疾遣有口辯者善辭而息怨朝廷不能盡用先是金將所道里來請歲幣 上召諸臣議皆曰不可許獨金時讓李曙曰自古與敵和未嘗無幣 上不從金將怒還回答使申得淵入瀋金酋不見不受書是時國無虞彼方求釁而朝臣爭言絶

和謂爲淸議大臣撓而從焉至是遣金大乾爲書拒
歲幣告絶議徵八道兵保江都以待變忠信與體察
使金時讓在安州聞之歎曰此趣禍之術也焉有敵
無意來自我召之耆兵踵大乾來矣於是留大乾境
上同上疏曰請改爲書無激變　上怒下敎曰金時
讓鄭忠信擅留使臣指麾朝廷不斬首警衆無以震
肅其議梟示諸大臣言此非臨陣失誤宜先逮鞫
上從之雖然命改書辭毋怒敵大乾入瀋敵猶怒不
得報還　上懼始許歲幣忠信深知國力弱不能當
强敵而論者爭言不足畏及丙子亂後　上答金時

蔘改蔘

議疏曰曩在南漢每思卿言盖追記兩人疏論也是時忠信下吏配唐津未幾赦還光州忠信雖武將也內行修好讀左氏傳太史公書旣建大功位上將居家廉儉被服如書生諸公見忠信籌略常爲國家盡忠咸倚重焉超授捕盜大將內贍寺提調遷慶尚右道節度使病作遞還丙子夏病甚 上命醫救之月致食物醫言當用人蔘數斤而重於續請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人蔘乎及卒 上下敎曰鄭忠信人非世祿盡忠王室以安 宗社病勞瘁以歿予甚悼焉其令有司禮葬又命中官護喪襚以

御袍是年春京都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人召之不來國之大憂乃金人耳及廷議又以斥和事送使告絶忠信方病困聞之太息曰國家存亡決於今歲矣是歲十二月金人果大入遂有南漢之圍始忠信爲正兵也嘗繇赴節度營舍於老妓老妓以節度宴餘物饋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身爲節度使以已餘食人焉能啖人頷下物乎其志氣之高亢自少已如此爲乶下僉使時有詩曰千年往迹鳥飛閒文肅公碑碧蘚斑可笑王門班定遠幾年辛苦乞生還平日自負亦可相見矣其奮起寒微傑然爲中興名將

蓋有以也

金應河　應海

金應河字景義鐵原人身長八尺餘風儀俊偉氣岸軒昂飲酒數斗不亂二十五中武科　宣廟昇遐不近酒色白沙李恒福一見奇之超薦慶源判官未幾移拜宣川郡守兼助防將到任之日以收拾人才爲急務聞有孝友行誼者必傾蓋而禮待之智勇膂力者輒招見而信任之本郡士庶莫不感泣鼓舞皆欲爲應河一死嘗得胡馬驁悍者騎而馳之自於馬上脫其毙㲪橐鞬而投之地跳下取之復跳而上其勇

捷如此然性寬厚接人以恭愛士以禮剖决如流門無停牒於是寧邊之李繼芳李命達鐵山之鄭奇男鄭思儉白鵬京林東儉郭山之卓松敏成川之黃以忠羅汝就數百人等爲爪牙焉當己未深河之役以左營將受弘立節制臨行其弟應海欲隨去應河曰兄弟俱死無益力止之與家人訣封緘印信授郡吏曰我必戰死不可佩往爲國一死蓋其自矢也戊午弘立逗遛義州進住昌城經冬不發除夕旣迫應河之知印鐵賢年十九新娶數月以覲親請由許之及其渡江之日違期不進人謂其不來過數日賢趲程

來現於江外二百里應河曰何遲也對曰賊疾猝劇
不得跨馬故也常在左右供使令至正月經略促檄
又到以二月二十四日兩國兵皆會暻馬田左營軍
先到則天兵已齊到矣應河往見劉都督綎綎問曰
何故後期元帥安在答曰步軍不堪馳驟未免差後
元帥大軍卽當至矣都督見應河應對如流軍容肅
整歎曰東方有如此人物也日暮弘立又到都督夜
招至帳下相議進兵之策弘立曰軍餉在後士卒飢
餒勢將等待且胡地深遠懸軍深入易進難退奈何
都督曰大軍所到摧枯拉朽師期已定速進無疑弘

立無言而退部督怒曰朝鮮用人如此安得不敗並
韋只在眼前乃用狡黠小兒付司命耶弘立或稱有
容旨或托以絶餉專事逗遛應河知弘立無戰志請
得一隊前行弘立許之給步卒五千人行至馬家寨
弘立令曰如妄殺一虜者償命諸將失色應河獨不
應曰軍中君命尚不可受況臨敵斂刃耶至深河四
五十里清兵處處屯聚天兵及左營軍所獲頗多前
行二十里見富平地面依山部落櫛比成村天將馳
入抄掠無復隊伍清將英俄兒岱伏三萬騎於山谷
忽地衝突天兵一時潰散應河見敵勢甚大急遣人

請救弘立曰爾不知兵任自斬殺奚爲望救耶卽令
中右營合兵結陣山頂下瞰勝負淸兵大隊直犯左
營應河策勵士卒血戰當之令曰砲者築藥弓者持
滿聞吾鼓聲乃放數之前鋒中丸矢僵尸如麻天忽
北風飛沙走石火藥飄蕩矢丸無力敵乘勝衝陣我
軍氣乏陣一角亂人皆推鋒冒刃無一空死者應河
知大勢去依柳樹彎大黃射敵中必疊雙而我軍殲
盡殲獨鐵賢不去伏在甲裏傳矢三百矢且盡鐵賢
呼曰矢房空矣應河持長劒搏擊而身亦中數十槍
顧鐵賢歎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願與將軍同死

應河氣盡倚樹而死手劒柄植立如生怒目勃勃虜
不敢犯時己未四月初四日也盖自日中戰至日仄
弘立袖手旁觀鉗制副帥使不得救以至大劒英俄
兒岱罷戰收兵喘息始定曰吾橫行漠北所向無敵
不料鮮兵勇悍至此如使山頂之兵齊力合戰則吾
背腹受敵必作魚肉矣喬遊擊蓋稱東國兵利將勇
清人每過柳下必曰柳下將力戰可畏令收尸瘞之
曰好男兒異日再生願我得之云朝廷贈領議政謚
忠武建祠立碑於義州 皇朝亦贈遼東伯出天府
白金萬餘兩大賚我國俾恤將軍家屬朝家復鐵賢

孫十代畫鐵賢於應河像下春秋配食丙子清人焚之後清貽書請和出送我武從事官鄭應井李長培等來傳清人言左營一將手劍擊殺無數身被重鎧矢集如蝟有一卒以鎗從後刺之手把大刀而仆終不捨卽是金應河也李長培亦言有一清人曰我以將令收瘞天兵及朝鮮軍死者尸皆腐爛惟一尸顔色如生手握刀柄乃應河也同時有桂杠者亦宣川人也勇猛絶倫膂力過人橫行州里莫敢誰何邑人患之乃欲除去設會於深潭上層巖酒半酣推杠巖下身未及潭踴躍而上諸人褫魄杠曰勿怯也此我

不善之故仍治心操行渡遼之役與應河殺賊無數
最後力盡而死忠武有弟曰應海已未渡遼之役以
熙川郡守慷慨請從忠武止之曰兄弟俱死無益也
及深河敗應海痛恨日夜腐心丙子以元帥薦爲別
將守正方山城十二月淸兵直走漢京應海帥輕騎
三百截大路與戰數十合勝負相當馬忽中箭而蹶
徒步倚洞仙巖彎弓而立射殺三人敵來益滋圍之
數重自度不能脫大呼曰深河之戰立柳下張目執
弓死者乃吾兄也今吾力盡不能殲汝何面目生報
吾君何面目死見吾兄也遂拔劒橫突敵陣所擊殺

不改第

甚衆仍自到敵謂公死乃退褊裨尋公於亂屍中怒
目猶不瞑氣勃勃然擔入城用萬金良藥以救之甲
中九箭幾洞胃旣甦而兵觧 上褒之以應海忠節
不減乃兄屢官至御營大將七十上章乞退仍歸鐵
原杜門以終盖始也戕身而忠於殉國忠也終則辭
官而全其晩節勇也忠且勇不愧爲忠武之第也

林慶業

林慶業字英伯生于㺚川坪兒時以軍容嬉戲聚隣
里樵牧以其負機排陣形於野中令行禁止坐作進
退無所違越者嶺南官行當路欲撤去將軍曰陣不

可破也堅守不許官行橫驅而去及長書佩大丈夫三字早登武科出入諸司各當其職士大夫咸稱人才 仁祖癸酉丁父憂時關西伯閔聖徽啓請西事非慶業莫可議特命起復拜寧邊府使二月莅任時中朝叛賊孔有德耿仲明來居千家庄慶業起兵擊之陞防禦使駐扎邊上中朝將朱文郁蕭九韶等亦來會賊遂遁去朱文郁等上其功 皇帝嘉之特拜摠兵賞賚甚優甲戌爲義州府尹至府設常平倉以資民産又設烽燧於松鶻鳳凰等山輸糧城中鑿池貯水募得死士丁大器文士立韓景生朴希福剃頭

變服入瀋探情啓請黃海軍二萬諫官以爲重兵不可屬邊臣事遂已丙子十二月十二日松鳳兩烽幷擧報警慶業卽地馳啓又點視城中時纔經丁卯人民老弱男女不滿千口實無戰禦之策遂嬰城固守東望灑涕以蠟書告兵使柳琳曰敵必有久留之計行在受圍退敵無計願將一萬兵與我直擣瀋陽彼必傾國而來一擧覆其根本此孫臏直走魏都而救韓之計也琳以勤　王不用時淸鋒直犯京城南漢被圍淸將要雕率精騎三百悉報瀋陽回至灣上慶業追擊幾殲其卒又奪所掠男女百餘人馬六十餘

廷丁丑三學士以斥和被執北行時論以謂三人招兵速禍沿路守宰莫敢與語慶業出迎執手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名將與泰山北斗爭高俸供甚豐資送亦厚丁丑三月回軍將高山屯永柔德池洞韓潤軍文化淡伊津仍攻椵島請兵我國以慶業爲水軍將慶業義不忍犯順潛遣斥候將鐵山人金礪器先通椵島都督沈世魁曰國弱難支今旣修和回軍攻島其勢危矣預爲應變則庶可免禍乃進兵島中一空已還登州矣自丁丑以後每欲以賊情仰暴於天朝難其人聞香山僧申歇釋名獨步有義氣可使

招致款待告以通信之事申歇請行與崔完城鳴吉
李延陽時白議送申歇至石城島致書而還時慶業
以濫馱越給事命配於鐵山府庚辰春清國復徵舟
師攻錦州衛朝廷即解配爲舟師上將清譯請備從
事官備堂李溟啓曰前者許瓘托病不起事甚無嚴
今若如前嫌避請加罪一層慶業即啓曰船小軍多
清譯雖請不必具從事官且別粧一船事甚有弊遂
棄去慶業又遣申歇通信于登州歇仍留不還四月
慶業與副將李浣領舟師至石域島佯爲飄風送通
事金英哲及將官李秀南于登州通其應變之意六

月次蓋州遇唐船四十隻彼此去丸放銃去鏃放矢良久相戰佯敗而還淸將疑之分其軍自遠布陣爲唐兵狀使慶業擊之慶業知其謀以勁矢猛丸亂射之於是淸將疑與中朝合謀令還本國慶業募得善泅者歷陳本國受兵被脅之狀以致不忘 天朝之意初淸人慣聞慶業智略指名請遣者欲爲西犯之計也至是屢戰屢却淸人仍爲退兵欲使海路回軍慶業船弊糧盡請以陸路行淸人不得已許之錦州之役多載南草而去及歸換得累千金以繼軍餉死亡軍卒先令標殯雇得車馬載以歸鄉壬午爲平安

兵使 皇朝摠督洪承疇降清輸慶業前後密通之狀宣川府使李烓又告裝送獨步事清將追覺見欺清主大怒使我國急令執送慶業並及清陰金尚憲以其裂降書斥和故也慶業杖劍就途歎曰男兒不虛生豈可無端就死於彼庭乎莫若奔入上國戮力除讎行至金郊驛乘夜而逃清使旁午責詰本朝亦大索不得慶業遂落髮爲僧或晦跡江湖或隱身知舊最後至遂安李某家卽前日義州時軍官也將軍乘夜握手歎曰我朝迫於彼人且忌我者多至於此地我豈速手就死若涉一海則大明天地君與我同

事掃除腥氛再造皇家報壬辰罔極之恩曳履於
天子之庭名垂青史孰與朽落於草萊耶李曰將軍
之志大矣將軍之忠至矣大明必當亡國之運士大
夫貪風極盛宦寺之用事無異漢唐黨論偏僻甚於
南北部而 神宗皇帝五十年信任奸回賢人屏跡
且東征之役天下騷動比年以來旱蝗相仍盜賊四
起乘此之時金人以鐵騎長驅如摧枯拉朽所向無
前將軍以尺劒何爲哉鄙人蓬蓽之子無與於天下
事願將軍自爲之未幾李入於譏察推問供曰將幕
即父子之義在固不出況無影形者乎癸未二月到

高陽幸州使麻浦船人李小元給商人海美朴守元車再龍李成南曰有化主僧販米於平安道若載而輸價必多得諸商皆信之遂同舟至海州延平島慶業去僧服杖劒斫舷曰我林兵使也衆皆驚拜仍令舉帆由椵島至三山島望登州而去忽遇狂風飄泊于海豐縣縣人疑淸人欲害之慶業書示姓名及來到之由海豐守囚之獄馳報布政司布政司曰此豈非爲 天朝討孔耿者乎此人獨知尊周之義姑緩其囚豐其供給卽爲奏聞時舟師摠兵黃宗裔鎭登州聞朝鮮亡將囚繫海豐海差官往探卽破獄門迎

接而歸夜與議攻討之事　皇帝又命留登州甲申
四月闖賊李自成陷皇城宗裔使中軍馬弘周代領
其兵脫身赴援未幾山海關將吳三桂引清兵擊賊
清主遂據北京時慶業在馬弘周鎮知弘周挾降清
之意脫身無計適有船商自南京來慶業欲乘夜逃
弘周覺而守之因獨步之漏通不得脫乙酉四月有
船五隻稱自南京而來曰敵近城不可久留中軍與
林老爺同舟而來弘周即載糇糧若將南下忽有鐵
騎數百沿江而來弘周即回船泊岸迎接追騎清兵
先削弘周及將士之髮又欲脫公之冠公厲聲叱退

遂械至燕京被拘不屈而數年不死者淸人高其義
也淸主自居燕京號令天下席捲南京以是頒赦我
國丙戌三月遣謝恩正使白軒李景奭副使潛谷金
堉入燕屢請慶業還國攝政王多爾袞許令押送慶
業雖衣胡服而髮卽不剃矣以壬午亡命縲過西京
西京之人莫不流涕時金自點當國陰畜異志剪除
忠義之人且與慶業有宿憾以前甲申沈器遠誣引
事鍜錬嚴訊慶業大呼曰國事尙未定何徑殺我也
竟死於獄其日草木如被重霖人言忠臣枉死草木
爲之感泣云先時將軍所騎馬日行半千里能超數

丈坑當將軍單身逃出時脫勒棄之曰嗟呼駿驄奚爲馬踡跼垂涕後轉入於司僕寺充內廐至是御者立前曰汝舊主死矣馬掇豆食仰天長鳴者數三而斃無異於雲長之赤兎也聞者悲之同時有李士龍者星州人崇禎戊寅淸人西犯 天朝脅我徵兵訓局送精銳士龍與焉至錦州衛松山堡淸人與天將祖大壽對陣交鋒淸人惜我人之技精俾伏馬障內以防矢石而有發砲中之者則重賞士龍初放無丸淸人覺之猝出擬刃頸上士龍少不色動淸人釋而矚曰復敢如此必死如中之吾其厚賚士龍連三虛

發清人大怒亂斫徇之祖將牒知揭示一大旗大書朝鮮國義士李士龍八字清人亦義之戰罷許令收尸歸葬故國是時清人徵兵非一戊寅李時英庚辰林慶業辛巳柳琳并爲上將一國精砲盡入於助敵犯順而皆去丸與鏃華人至今稱朝鮮之義士

鄭鳳壽

鄭鳳壽字祥叟其先河東人也近世爲鐵山大姓小而學經史有膽量所居里有大蛇見人輒跟追欲噬人莫敢近鳳壽謀諸鄰童曰當殺此物爲人除害鄰兒曰彼竄引如飛雖壯夫避走況我曹乎鳳壽曰聽

我約束毋難遂東草爲十餘幕皆遮三面獨開前使
兒曹持杖埋伏鳳壽獨至蛇所投石蛇果舉頭閃舌
直趕鳳壽鳳壽橫走幕前羣兒迭出亂打殺之由是
知其非凡旣長遭壬辰之變投筆登武科從戎最久
宣廟朝錄扈聖原從勳拜部將典司僕主簿由監察
出爲靈山縣監解歸家居者三十餘年丁卯正月姜
弘立與韓潤朴蘭英等犯順敵兵猝至義州府尹李
莞死之列城皆潰李希健素稱勇將而以龍川府使
入龍骨山城亦棄城南走死於敵彌串僉使張士俊
據龍骨剃髮降敵日餉牛酒時鳳壽入海島遇賊輒

射殺與其弟麟壽率子弟數十人入龍骨城龍川長
官金宗敏等從鳳壽計事潛圖士俊士俊知其謀飛
報敵敵將爲書懼之以屠戮於是鳳壽設殿牌餙健
卒縛士俊聲其罪而斬之其黨十餘並伏誅一軍皆
快城中尚有數千器械且有糧餉鳳壽約與同死精
礪士氣敵乃大集諸兵攻城甚急鳳壽被甲登陴以
身先之人人出死力矢石與砲迭進齊發終日大戰
賊凡五逼五敗斬獲甚多奪還被掠人民累千口時
龍川義州人爲賊腹心者留屯義州號曰牛軍恣行
搶掠甚於敵人鳳壽重賞募人曉以禍福相率歸正

者千有餘人由是鳳壽名動一國事聞 上嘉之賜書褒諭超陞嘉善爲龍川府使兼助防將已而兼防禦使且兼義州府尹賜以衣資是時毛將在椵島以便宜得專除拜授鳳壽都司又致金帛六月賊退始出安州冬移龜城府使賜 御衣禦寒具俄換价川郡守秩滿拜五衛將 上招見賜酒庚午以副摠管特授全羅左水使辛未移慶尚兵使加嘉善島中有孔耿之縕備局請拜淸北防禦使領舟師討之甲戌爲全羅兵使前後分閫克修戎器輒賜內廐馬遞拜同中樞府事副摠管訓鍊都正鳳壽素多病遣御醫

數問後退寓慈山外鄉丁丙子冬入慈母城爲西門
將見兩閫逗遛慨然曰此城乃用武之地處於東西
兩路之間出奇擊賊則蔑不勝矣閉門幾至三旬其
將何爲願賜精卒數千當出順安境依險設伏或誘
而致之可得專勝遂自西門至順安官路掃雪治道
爲弭敵之計屢請主閫終不聽用後數年卒于慈山
計聞 上嗟悼遣禮官弔祭返葬于鐵山故里 肅
廟丁亥道臣以義烈聞于朝旌其閭贈兵曹判書賜
諡襄武公公之沒今百數十年矣甲冑劍纛有時拂
拭則雖清明之日忽生勁風云

柳琳 珩

柳琳字汝溫晉州人 中廟名臣辰仝之後琳早孤兄死於倭亂琳年十二扶屍歸葬依于從兄珩發憤投筆以武擧進琳短小慷慨多智略每見古名將奇功偉烈輒擊節激仰李文忠恒福一見奇之薦用于朝不十年而三轉爲黃海兵使築州城繼珩之績仁祖改紀昏朝內外官幾盡斥罷而獨琳以淸謹免由是朝廷重其材識甲子築南漢城琳以南陽府使移廣州牧築臺隍剏館宇關防以壯丁卯李仁居叛橫城吳䎘爲關東伯率麾下兵往討之以琳爲中軍

未至賊已擒矣庚子椵島劉興治殺都督陳繼盛仍
欲犯我完豐君李曙爲上將駐肅川琳以全羅右水
使兼兩西都防禦使領舟師至三和淸差英俄爾岱
來平安兵使懦不能制乃以琳代之兼巡邊使淸將
始見益肆咆喝至拔劒擊座琳神色自若辭氣不撓
淸將曰吾試公耳卽去癸酉拜寧邊府使築城藥山
東臺峙糧械以待變丙子之亂府民賴以得全甲戌
復拜平安兵使丙子淸建大號遣使來被我逐去朝
廷益憂之以琳爲副元帥旋授平安兵使纔經丁卯
燹人心常凜凜琳率厲將士修戰守之具新造火砲

浚壕增堞鍊戎餉士賞以銀帛士卒皆樂爲用始有固志冬十二月清兵冰涉鴨江先鋒五百騎直走京師飛過安州琳知大軍且至撤城內籬藩編以藁席灌水成冰儼若重堞戒軍民無動居數日清主果至陣清川江上乘大豪驄望見城堞高壯而闃無人聲清主顧諸將曰大軍逼城而安閑如彼不可攻也遂捲師而南琳乃檄寧邊府使李浚代鎭謹守勿妄動募壯士馳啓報行在勒兵五十餘人會巡察使洪命耉於慈山由東路進至金化清兵已破江都率數萬騎奄至命耉陣山趾以待戰琳曰彼衆我寡不如據

險命耆不從琳獨陣山巓依柏林設柵清兵先犯右
陣命耆力戰死之敵乘勝薄琳軍琳擊却之敗卒亦
蹂躪闌入陣少動琳拒不納山峻柏密鐵騎無所施
矢亦不能中入我兵從樹隙發砲一丸輒貫數人敵
少退琳下令曰矢丸無多不可浪費敵近十餘步視
我颭旗乃發且令割袂裹雪束銃腰竟戰銃不坼敵
分兵迭前隨擊盡殲日且晡敵領陣驟攻有白馬將
馳而指揮琳潛出銃手羣放殪之黃昏敵始退終日
苦戰士卒疲極琳命軍中奏凱以厲之士氣復振琳
曰矢丸盡不可復戰莫如完師間趣南漢乃收破銃

塡藥其口揷以火繩長短不齊而爇其端使續發不絶散繫林間而去砲聲達夜敵不敢逼明朝大軍至柵已空矣敵大驚是戰也或有以命者之死咎琳之不救後宋文正時烈朴文烈泰輔訪戰墟俱爲之記書琳戰陣事甚詳論者始定琳於是從春川西上和事已成而南漢圍解矣朝廷命琳將兵還安州淸兵時在州境多爾袞壯琳智勇入城求見贄以二駿琳故待皆往謝之密令從者各懷一氊笠戒曰吾與九王飮亦以牛酒勸其從人必至霑醉爾潛招我人被擄者笠其首與俱來從者果以數百人歸敵旣醒大

驚然不敢詰清攻椵島徵兵於我請琳爲將琳至清軍詭謂其帥曰我國之法戰勝則子女玉帛首功者專之我雖病請爲先鋒島易取也清將瞠然久視曰公病未可涉海姑留此可使林慶業代之行琳遂不與戰事 皇朝聞其狀遥授琳摠兵官以奬之耿仲明過郭山我國被擄之民病羸將斃者相屬琳謂仲明曰擄此去焉用徒殄人爾盍許我贖仲明利而許之於是贖還五百餘人椵島已破清以所獲銀帛分我將士琳不受以贖被擄者是年清招琳及慶業琳曰是招也爲椵島戰功也慶業尚可吾則無與也終

不肯赴淸大怒使我罪之安置義州白馬城明年宥還復爲平安兵使凡四除也庚辰朝廷募僧獨步由海路潛通 天朝未幾事覺淸將來灣上招詰諸宰臣琳與淸陰金尚憲遲川崔鳴吉俱被執去琳在統營疾馳灣上比至事適解辛巳琳以西樞兼備局堂上與聞機密淸人復攻錦州徵兵必欲將琳朝廷亦固遣之琳至軍稱病篤不預軍事密令砲射去丸鏃事露有死者然不及於琳先是錦州堅守淸兵屢敗淸主自將往救我 世子大君在瀋館被迫偕往淸人督行人困馬疲晨夜跋涉琳方駐夾城東選送健

馬以濟之始金化之戰清將之中丸死者清主妹壻也妹泣請報讎清主不肯曰臣各爲其主耳遂遣之歸及還 上勞諭之陞秩爲知中樞仍拜摠戎使歿贈左議政賜謚忠壯宣誥命書崇禎紀年

統制使珩琳之從兄也爲人魁偉自幼跅弛不羈與都中少年遊少年皆嚴事之好馳馬擊劒不事生産業倜儻重然諾剛直自遂而折節讀書痛刮去豪習恂恂篤行士也旣而歎曰丈夫無所不見才何必濕束章句爲乃朝出射暮歸讀慕尚奇功偉節慷慨激烈居恒有封狼居胥意壬辰之難倡義使金千鎰起

兵駐江都珩杖劒從之仍西赴行在拜宣傳官甲午
登武舉　宣廟嘗召武臣閱射見珩儀表出衆已目
屬之一發正中鵠　上呼問珩父祖教曰勉力國事
毋忝爾祖特賜馬獎之珩自是感泣遂背涅盡忠報
國四字以自矢自殿中出補海南縣監漢陰李相公
曰此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與一節鎭錯授小官
去也閑山師潰元均敗死珩聞之慟哭曰失舟師則
失兩湖國事無可爲者人臣死國政在今日遂沫血
誓衆爲列郡倡與統制李公收餘燼扼海口李公悉
以軍重委規畫中機軍聲賴振天將陳都督璘嘗與

珩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天兵三大船膠淺不能
動賊以火攻之提督與統制頓足不知所爲珩卽令
諸船縛三船尾督諸軍悉力揮拖遂得出一軍皆服
順天賊與泗川賊擧火相應珩曰賊邀援鬪我爲自
脫計不如迎擊泗賊以斷歸路乃大呼直進苦戰終
日丸中珩者六三洞冠二透袴一穿右脅猶植立射
賊意氣自如血流下凝如塊肉始入帳中良久乃蘇
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丸死矣珩慟哭督戰益急賊屍
蔽海得脫者無幾北胡搆釁以會寧當賊衝爲府使
陞北兵使關西有老酋憂移拜平安兵使黃州有築

城保障之議復以爲黃海兵使其所籌畫因敵制勝出奇故其所謂禦倭必以海船禦胡必以山城者悉驗於壬辰丁丑兩亂亦可謂一代名將也

海東名將傳卷之六 終